



這就是 “美國的生活方式”



這就是 “美國的生活方式”



861
34-3c

這就是“美國的生活方式”

洪 深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600·Q507·32K·P.186·¥6,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星光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01—20000冊

· 發 行 者 ·

三聯 中華 商務 開明 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目 次

第一幕.....	1
第二幕.....	31
第三幕.....	57
第四幕.....	87
第五幕.....	119
附錄：本劇所用材料一覽.....	159

第一幕

登場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朗德 (Rond), 參議員陶森的私人助理員, 五十五歲。

馬丁 (Basil Martin), 前爲聯邦調查局職員, 現爲“紅色線路”的編輯兼發行人, 四十餘。

史密斯 (Sherrod Smith), 最近被解雇的美國國務院的小職員, 將近六十。

米倫 (Millen), 哥倫比亞旅館常期雇用的私家偵探。

陶森 (Senator William B. Dawson), 蒙達那州選出的民主黨參議員, 六十三歲。

哈德利 (Robert Hadley), 紐約市名律師, 精明幹練, 年祇四十餘。

卡斯柏(Allan Casper)，陶森之姪，二十餘歲的青年，在哈德利法律事務所爲職員。

諾利斯(Herbert R. Norris)，加利福尼亞州的飛機製造商，旅行日本菲律賓等地回國，五十餘。

時：一九五〇年四月。

景：美國華盛頓哥倫比旅館內，參議員陶森長期租用的一組房間：此爲會客與辦公室，有書案，有沙發；左爲臥室，右爲小餐室。

朗德，參議員陶森的私人助理員，正在整理信件。馬丁坐在沙發上讀下午報，一路吸紙烟；帽子放在身邊，顯然是一位訪客；他看看手錶，有些不耐的樣子。過了一會，電話鈴響。

朗德：(拿起聽筒)是的，這是哥倫比旅館，是參議員陶森的房間，請問你是那一位？……噢；卡斯柏先生，你好？你的叔叔到國會去了，大概二十分鐘之內就會回來……你和哈德利先生一同從紐約來的？……羅伯特哈德利先生，是的，我曉得，今天下午他和參議員有一個重要的約會；……你們二位從飛機場馬上就來，是嗎？……好的，要是參議員先回來的話，我就告訴他，你們已經到了。(朗德放下聽筒，仍去整理信件。)

馬丁一直在注意這一段的談話，他喜歡打聽消息，已經成爲習慣。

此刻他隨隨便便地問。

馬丁：朗德，你和參議員在一起有好久了吧？

朗德：（有些詫異）是的，爲什麼？

馬丁：上一次我到這裏來會見參議員，我看見你就是坐在那一張椅子上。我記得很清楚。

朗德：那是幾時的事情？

馬丁：那是一九四八年。那時候，我還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個調查員。

朗德：（注視他一下）是的。

馬丁：我那一次奉命把一些秘密的文件交給國會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

朗德：（糾正他）可是參議員陶森從來沒有參加那個委員會。

馬丁：（點頭，索性走近。）他不是正式委員。可是，他對於非美活動的調查，非常感到興趣。聯邦調查局派我來和他接洽，當然是非正式的接洽，從那個時候起，我時常有機會和參議員會面，在國會的他底辦公室裏，直到差不多半年以前，我離開了聯邦調查局去開始我自己的出版事業。

朗德：（不太起勁地）是的，是的。

馬丁：那一位羅伯特哈德利，剛才不是有人打電話告訴你。從紐約坐飛機到華盛頓來了嗎？

朗德：（幾乎感到厭煩）又怎麼啦？

馬丁：那位羅伯特哈德利，就是破壞了紐約卡車司機的罷工因此出名的，我也認識他。

朗德：（冷淡地）你認識他。

馬丁：哈德利是一位了不起的、聰明的、有辦法的大律師，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聰明的、有辦法的國會立法運動員。你記得嗎？他運動國會提高一切毛織物的進口稅，使得我們美國的毛織工業大大發財。今天，他和參議員陶森有一個重要的約會，那麼我曉得，國會方面，不久就會有一個重大的舉動。朗德先生，你說是嗎？

朗德：馬丁先生，請原諒，你不是來這裏有事要和參議員商談嗎？

馬丁：是的，雖然我沒有能夠找出時間先和參議員約好，可是我曉得參議員一定很高興會見我的。

朗德：那麼，請那邊坐，等參議員回來。我想他也快回來了。我是參議員的私人助理員，對於參議員的事情，我不習慣表示我個人的意見的；而且，我手裏還有一些工作要做。

馬丁：（顯然地不高興）好吧，好吧好吧。（馬丁仍去讀報；朗德繼續整理信件。外面有人叩了半天門，最初叩得很低，沒有人注意，此刻叩得似乎胆子大了一點。）

馬丁：（看一眼朗德）不會是哈德利大律師到了，不能那麼快。

朗德：（向門）請進來！

推門進來的是一位白髮老者，帽子拿在手裏，很謙恭，很歉然的樣子。

老者：我是來見參議員陶森的。

朗德：請問你的姓名？

老者：我是歇洛特史密斯。

朗德：史密斯先生。（翻查一下約會的登記冊）可是這裏沒有登記你和參議員今天有約會。

史密斯：沒有，我沒有敢打電話來要求給我一個約會，因為我恐怕參議員不會同意見我的。

朗德：（頗覺奇怪）怎麼呢？

史密斯：我曉得參議員是很忙的。我呢，是爲了一件很小的個人的事情，我真覺得不應該把這樣的小事來麻煩參議員，所以我躊躇了好幾次，可是今天我實在沒有辦法。

朗德：你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情要來找參議員？

史密斯：爲了我的職業，我的生活。我是聯邦政府的一個職員，在國務院裏工作已經有二十三年了。現在他們要求我辭職，我馬上就要失業。

朗德：你做了些什麼事情？

史密斯：問題就在這裏，我做了些什麼呢？我絕對沒有做什麼，我絕對沒有做一件我不應該做的事。

朗德：這個使人覺得不能相信。

史密斯：我起先也是不能相信的。可是後來我曉得，我並不是唯一的被要求辭職的人。國務院另外還有八十多人都被要求辭職，而且都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馬丁：（他覺得有權利干預）也許你們就是報紙上所說的，對於安全有危險的人物。如果讓你們繼續在國務院裏工作，有一天我們美國要和別的國家作戰的時候，那會對於美國的利益有妨害的。

史密斯：（震懼，神經地笑了一下。）先生，你看可笑不可笑！我，一個快到六十歲的人，會是一個對於安全有危險的人物麼？我到底做了什麼我不應該做的事呢，請告訴我吧。我需要養活一個妻子，也快到六十歲了，我會做什麼糊塗的事情，說什麼糊塗的話，使得我們每天的麵包發生危險麼？我是一個老

實人，所以我覺得如果參議員——

朗德：（直接地，雖然有些同情。）參議員照例不能夠會見事先沒有約好的任何人的！

史密斯：（祇管自己講話，好像沒有聽到朗德。）所以我覺得，如果參議員肯給我一點幫助，打一個電話給國務院的一位什麼人，就說歇洛特史密斯是沒有問題的，那麼也就什麼都沒有問題了。

朗德：我不以為參議員可能這樣做。

史密斯：這個在我是一個生和死的問題，我這麼大的年歲，我能够希望從新找個職業，從頭再來一次麼！而且大家都會曉得，我是被國務院開除出來的，誰還願意再給我一個機會！要是參議員不能救我的話，我的將來真是不堪想像。而且救我也得趕快，今天，這個下午，因為到明天，凡是在黑名單上有名字的人，必須交納辭職信，那就什麼都完了。先生，請你先幫我一個忙，讓我留在此地，見見參議員。我願意聲明，如果參議員拒絕替我打這個電話，我可以安靜地走出這個屋子，我真是不願意給人家麻煩的。

朗德似乎沒有了主見，在這個時候，馬丁悄悄地溜出門去。

朗德：史密斯先生，我可以問一下麼？你和參議員有什

麼親戚的關係？就說是很遠的親戚吧。

史密斯：沒有，我和他沒有什麼親戚關係！

朗德：那麼什麼使得你到這裏來，要找參議員？什麼使得你相信他會特別幫你的忙？

史密斯：這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因為……參議員跟我都是從蒙達那州來的，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沒有來到華盛頓之前，我曾經投過他三次票，選他作州長；他三次都是當選的。

朗德：（不免憐憫）你真是什麼稻草都要去抓一把了，只要你的手能夠抓得着的話，是麼？

史密斯：一個人淹在水裏快要淹死的時候，他連稻草也是要抓一把的。你，你不會責備我的冒昧吧！

朗德：（指一張椅子）請在那邊坐下！如果參議員回來，不能夠找出時間來和你談話，你自己的諾言：你會安靜地走出去，不給人家麻煩的。

史密斯：我是這樣說的，請你相信我。

他還未及坐下，忽然有人大聲叩門，不等屋內的人回答，還自推門走入。先頭的是一個四十多歲壯實的人，馬丁跟在後面。

朗德：（出於不意）噢，是你，米倫！

米倫：（隨便地）好嗎，朗德（迅速轉向史密斯）喂，看看這位先生，你是誰呀？（粗暴地）你怎麼上這裏來的？

史密斯：我是歇洛特史密斯。我走了三層樓梯，自己走上來的。我要見一見參議員陶森。我，我——

米倫：噢，你要見參議員，是他邀請你來的麼？你見他幹什麼？

史密斯：我來找他爲了個人的一件小事。

米倫：你找他幫忙，是不是？

史密斯：是的，是的，可以這麼說？我是來找他幫我一個忙的！

米倫：我看你最好還是趕快離開此地。

史密斯：我離開此地？爲什麼？你是誰？

米倫：我的名字是米倫，如果你對它有興趣的話；我是此地旅館裏的私人偵探的頭子，是哥倫比旅館經理部專門僱請，來保護旅客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的！

史密斯：（求告地）可是，我只是在這裏等候參議員回來！

米倫：你沒有經過邀請，擅自走進旅館的房間，向住客乞討，或者請求幫忙，那就是違犯規章。

史密斯：你未見得把我就當作是一個普通的乞丐！

米倫：你自己說是來請求參議員幫忙的，這對我們這裏的旅客是一種麻煩，旅館經理部是不允許的。現在請你自己選擇：還是你自己走出去？還是我動手

把你推出去？

史密斯：可是，可是，

米倫：這件事沒有什麼可是——

史密斯：（指着朗德）可是那邊坐着的那位先生，允許我坐在這裏等候的！

米倫：此刻我在向你講話，你懂嗎？我此刻代表旅館的經理部向你講話，你還是趕快走吧。（急燥地）你是怎麼回事？你住在什麼地方？

朗德覺得他對此事也無從干涉，祇是呆呆地看着。

史密斯：好罷！如果我必須就走的話，我必須就走，（在門口轉身對朗德）我可以寫封信給參議員，請他幫忙麼？

朗德：你可以！

史密斯：（委屈地、帶着恐怖地走出去。）再見。

米倫：（對馬丁做了一個鬼臉，也走出去，順手帶上門。）再見。

馬丁：（得意地）我們到底把那個老傢伙趕出去了。

朗德：是你去把那個旅館偵探找來的，是不是，馬丁先生？

馬丁：我告訴米倫，我從前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米倫就很高興地採納了我的意見。

朗德：這種事情，我是不願意做的！

馬丁：爲什麼不做？那個老傢伙，如果讓他和參議員見面，他會浪費掉參議員很多寶貴的時間，而且，他的那個事情，根本是沒有希望的。

朗德真不願意和他抬槓。

馬丁只好再燃一支紙烟。

門慢慢地開了，參議員陶森走入，一位豐滿的得意的六十多歲的人。

馬丁的傲慢立刻勾銷，變成爲渾身恭敬。

馬丁：參議員陶森，下午安。

陶森：下午安！（仔細看着他）你是……我記起來了，馬丁！
我已經收到你的信。

馬丁：是的。

陶森：（一面脫去上裝，一面走入寢室。）請原諒我一分鐘！

馬丁從他帶來的公事包裹裏，取出一本薄薄的、紅皮子的小書。

陶森：（拿着一杯水，走向會客室。）朗德，有什麼電話沒有？

朗德：有兩個電話，一個是諾利斯先生打來的，就是住在樓上五百十一號的諾利斯先生，他問問你是不是已經從國會回來，還有哈德利先生是不是已經到了；還有一個電話是你的侄子卡斯柏從飛機場打來的，他和哈德利先生已經到了華盛頓，馬上到這裏來。